

·锺书大家说·

新工业概念		
这蔚蓝的天空下 蒸汽电气信息时代磨亮一片花瓣 物质得以改变 长三角上了百层 楼梯 繁荣或透视 几个专用场合短语 勾勒出新工业新的交叉光线 石墨烯 人工智能 量子通信 基因 工程 如同几滴明亮的水珠 在一张没有边沿的桌上滑动 并在靠窗的地方移向东方 使肘腕边的世界 图像和集群线条 从临近一切的网络里长出更高一层 梯级 走上青天 进入彩虹房间 触及一颗神秘跳动的 心脏 感到就是这么一个瞬间 黑色头发的江水开始了一股浪潮 涌动 急促一闪的浪尖或涛声 仿佛都在齐口说出有关新材料的 语言 觉得一支月光下的花枝 正在树梢爆散星星 螺旋出 移动着 摆动着的波环 引导着的波环 使突出的远眺和美好 有了一种很近的轮廓		
蓝调时光		
在本地 开发区意思是鸽子 高新区是蜜蜂		

蓝调时光

（组诗）

□王学志

携带产业和酿制科技的蜜
特征出色 熠熠生辉的企业放大
空间
表格填写空白的叫产品
五颜六色的名称更是一种专利
蓝调时光
复合这一区域一碧万顷的波浪
光点 心脏 金子 转动的精密微轴
看上去都是手指上一只绿环
在变成
地球仪或边际的太空
感到盯住看的地方 不是吸纳
而是前往
是针线穿过针孔的准确无误 以及
敬畏连着敬畏那一瞬间的从容
鸽子汇入世界的天空 蜜蜂没有
一只平凡
飞翔的翅膀 几万只翅膀
都是一个圆周
回旋在清晰如刀的光芒之中
漂亮的树 漂亮的万物花朵
一大群
蓝色叶子和蕊蕊
似乎完美排列 在一步一步习惯
归类的上升和蜂鸣

在石墨烯研究院三层楼面上

此刻明白
我在一种萃取物质的层面上
实验室的洁净玻璃明亮
没有自己的相貌只有国家的脸庞
里里外外 高分子材料在除去所含
的杂质
静电划出电弧 穿透
每个电子元器件敏感的电荷
在和空间一起 紧密意图和机会

让更强的 传导或柔韧 分解和集中
从蜂窝似的晶格里 带出走廊灵巧
的静谧
无限地
融入超级计算机和新能源暗示
激发出热爱的踪迹并继续热爱追踪
使这个楼面伸进
高高的天空和蓝色
觉得此刻我像一个飘过地平线的人物
在特别的领域轻盈掠过亿万只鸟
闻到山峦和树林有炆的芳香
发现身临其境的际遇
实质是在引向异彩的高处
看见一个穿白大褂的年轻研究人员
在楼梯口
走上台阶

两千二百二十一句耳语

我一直幻想
用根缆绳将太空和地面链接起来
把火星月球一切星星变成有线风筝
牵着他 穿过朱雀的全景
带回那里的一根草 一枚果核 一丝
风声
让树木和小径 在地球的城市里
靠近一座阳光明媚的房子

我的手指
朝向八千公里的天穹伸了出去
如同一种合成的新材料闪动蓝色微光
在打开寒冷星群的大门时
迅速涌出自然的力量和资源
景象令人激动 躯体成为飞翔的化身
紧跟着的进入或系列操作
手指粘上一粒陨石的沙子 立即
出现了

两千二百二十一句耳语
使太多的过去和悠悠岁月
在风筝的翅膀上
有了花瓣的印戳

现在 我的一道目光
是我整个思维的一种运动
更是一根金属缆线连续的更高秩序
记录着我
两次找到的土地

云工厂

飘过空间
云朵系在工厂棚顶 比布慢丝滑
绵延进内部一切看得见的链接体系
完成纤细云丝一样的流程
在那里
工装 上了光电蓝色
键盘线化出制造业的节奏
纹理之间的尺寸精度及编程的动态
发展了特征
如同隐隐呈现 清晰的一片树叶
完美茎脉 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
宽阔点上
移向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位置
仿佛说明
云上云下的工厂
正是现代人视觉怒放的五部分
或是一个又一个特写镜头里的脸和
洁白牙齿
使微笑和一杯青翠的水
在电脑桌边持续出现银光波纹
而这
或许就是我
以及所有人
一直看着的透亮天空



辛夷花海

江宏景摄

 无锡中青年文艺名家

谢劲:与时间对话,为生活作记

耳濡目染跨入摄影之门

谢劲的父亲是一名职业摄影师，顺理成章地，他自小就与摄影结下不解之缘。“第一次把玩相机大概是在上幼儿园的时候”，说起从前，谢劲不免失笑，“那是一台肯德基的玩具相机，当时只是模仿大人拍照的样子，对着面前的景象胡按一气。”真正让他对摄影产生好奇和探究心的是家中父亲的暗房，“小小的房间被红色的灯泡照亮，桌上放着很多看不懂的器物，影影绰绰，神秘秘密。父亲叮嘱我不要开门，等到第二天早上打开门，满屋子都是正在晾干的黑白照片，很神奇。”

上学之后，谢劲开始拿父亲的单反相机拍春游、秋游见闻。进入高中，他学习摄影的劲头更足，还创立了无锡一中的摄影社团——IPA，带着小伙伴们活跃于运动会、艺术节等各种活动现场，捕捉精彩瞬间，定格青春年华。2012年，谢劲顺利考入北京电影学院摄影学院（商业摄影方向）。

思维转变发现摄影之美

在北电求学期间，谢劲的视界不断拓宽。荒木经惟、森山大道他的作品告诉他，摄影可以从个人的主观视角反映出社会面貌；杜塞尔多夫学派的理论告诉他，摄影作品可以用较少的情感以及更客观的手法进行视觉表现的思辨，而每次看到构思缜密、画



面精细的摄影作品时，他都会感受到摄影独特的魅力，“当我了解到，除了记录真实、发现美好，摄影还能表现逻辑思维、社会现象等，我开始慢慢接触、研究观念摄影。”

在谢劲看来，观念摄影是一种以摄影为媒介的观念艺术创作，借助摄影作品展现对人类生存状态的剖析，并且提出一些有意味的话题，引发更多的、更深层次的思考。因此，观念摄影往往不是给出一个答案，而是有多种可能性的指向，让观众自己去悟会。这也是观念摄影的迷人之处。

抱守初心要与时间对话

2017年，谢劲大学毕业回到无锡。次年，他与同为摄影师的张雨弛创办无锡两两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

司，从事商业摄影的同时继续着自己的艺术创作。如何平衡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谢劲认为，在运用摄影表达内心想法和观念时，摄影在其中扮演的是语言工具的角色，而非记录的工具。每个摄影师的创作语言是不同的，摄影师都是在用自己所独有的“语言”进行创作、拍摄。

出生于1993年的谢劲，以其鲜明独特的视觉语言，与时间对话，为生活作记，在艺术之路上不断探索求新。

出了探讨，提醒大众对文化、历史的思考。

谢劲出生、成长在无锡，寄畅园、南禅寺、老钟楼、鼋头渚等无锡地标，早已深刻地烙印在他记忆中。他认为，人的记忆方式是有省略性的，所以视觉记忆本质都是一个画面残影，如何将这些“残影”呈现出来？历时一年多、拍摄照片数百张后，谢劲交出了自己较为满意的答卷，将其命名为《Manifestation》。去年，凭借这组摄影作品，谢劲入选第四届全国青年摄影大展主单元—摄影作品—潜力摄影新人。他在作品阐述中说道：“对同一事物在时间轴上点状截取相似画面，然后通过堆栈处理以探索对记忆画面进行存在性辩证思考的可能性，这也是我在‘家乡’记忆中总结归属符号意义的探索。”

谈到今后的艺术创作，谢劲说，摄影在哲学上是一种“此时此刻”的概念，在拍摄的那一刻，这张照片就被赋予了时间和空间的维度。与时间对话，是他一直在做并将一直做下去的事。（张庆）

人物简介

谢劲，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江苏省摄影家协会会员，无锡市青年摄影家协会副秘书长，无锡民进青年企业家协会常务理事，无锡两两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艺术总监。

·琐记·

杜鹃花开

□张颂炫

杜鹃花是无锡的市花。每年四月中旬五月初，杜鹃花便会以惊人的爆发力，汹涌而至，瞬间就开遍了城市的四面八方。路旁行道树中，社区的绿化带，公园的角角落落……到处都有它们热烈而美丽的姿容。枝叶平时是翠绿的，此刻已被怒放的花朵淹没。花儿若是红色的，看上去像燃烧的篝火；花儿若是白色的，则有雪样的晶莹剔透。

杜鹃花虽然热烈而美丽，习性却很随和，是常见树种，野外存活不难，也适宜盆栽。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提高，家庭种花养草成为社会风气。有一回，我去一家小型国企采访，说完正事，又扯了些闲话。对方听说我刚搬家，住在一楼，有个小园，走时，一定要送我两盆杜鹃花。我怕带回去养不活，坚决不要。对方说，杜鹃花很好种的，放在半阴半阳的通风地方，盆土干了浇点水；春秋两季各上一两次肥；长满三年，换一只大2寸的盆，添些新土即可。浇水不难，肥料到哪里去找呢？他说很简单。过年的时候，收集一些鱼肚肠放在瓦制的瓮头里，剪点夹竹桃的叶子放进去，厚塑料纸封口，用细绳扎紧，放在墙角里，任其雨淋日晒，放上一段时间便成了腐熟肥，就可以用了。两盆杜鹃花带回家后，迎来了第一个夏天。早晨出门前，用喷壶给它们浇点水。黄昏回家时，盆土已经干到发白，叶子也耷拉着，呈灰绿色。赶紧浇透水，十几分钟后，盆土显出湿漉漉的暗黑色，叶子也都舒展开来了。秋天来时，强壮一点的枝头间冒出了绿色的花苞。当时很兴奋，心想，等到来年春天就能欣赏杜鹃花了。然而，到了花开的时节，并没有见花，绿色的花苞中抽出来的是新叶。这种情况持续了两年，令我费解。请教过一位种花的行家后才明白，那些花苞，因为养分跟不上，就转化成叶芽了。他告诉我，深秋换盆时，将结成板块的腐熟肥掰碎后铺设在盆底，放些新土上去，然后将杜鹃花的老根剪掉一些再放进去，就可以了。第二年的春天，上足基肥的两盆杜鹃花，果然都开出了粉红色的花朵。

杜鹃花系落叶灌木，平时见的也就一米多高的模样。然而也有不同。记得有次去井冈山笔架山看杜鹃花。乘缆车上去，索道很长，中间要换站。沿途四望，连绵群山覆盖着茂密旺盛的植被，树冠上冒出嫩绿油亮的新叶，透出明丽的色彩，充满活力。最为壮观的当然是满山遍野的映山红（杜鹃花的另一种叫法）。它们浮现在杂树、翠竹和草丛之间，向着远处蔚蓝的天际铺展开去。在那一刻，我体会到了何谓“花海”，那是怎样的一种壮观和美丽啊！笔架山上的杜鹃花，有三种花色：橙红、粉色和纯白。橙红的，如火苗跳跃在山间；粉色的，如朝霞飘拂过山坡；纯白的，如晨雾浮现于山凹。从缆车上下来，深入至游览区，近距离观察欣赏这些杜鹃花时，感受更为强烈，身高都有三四米甚至更高，主干有碗口粗，是很结实的硬木。山上泥土贫瘠，有的杜鹃花硬是从石头缝里挤出来。树冠呈伞状，叶片革质状，有毛细孔，碧绿厚实，有一定的硬度。花朵跟平时所见的杜鹃花相似，只是稍小些，花瓣也要肥厚硬实些。

杜鹃花是如此的热烈而美丽，与杜鹃花有关的故事很多。有一个一直留存在我心中。1961年，女作家丁宁在北戴河疗养所邂逅杨朔，彼此有过短暂的接触和交往。杨朔离世后，丁宁以女性的善感、细腻和战友的深情，回顾这段岁月，写下了散文《幽燕诗魂》。其中一个情节令人难忘：杨朔在北戴河疗养期间，随身总是带着一个视为珍贵、封面破烂的本子，里面记着他在朝鲜战场上的经历和采访故事，中间还夹着一些花草的标本，其中就有一位姓宁的志愿军女医生送给他的金达莱（兴安杜鹃）。战场上，宁医生在自己受伤的情况下，为了将一位埋在土里的战士救出来，扒得十个指甲都流了血。“炸弹还在爆炸，埋在土里的同志叫喊着：‘你赶快走吧，别管我了！’她坚决地说：‘不！我一定要把你救出来。’”这位战士从埋自己的那堆土上采了金达莱送给宁医生。杨朔采访宁医生时，宁医生刚打开话匣子，敌机又来轰炸。当一颗炸弹向他们飞来时，杨朔一把将宁医生推到旁边的壕沟里。敌机飞过，他们发现刚刚坐过的地方，有巨大的弹片。采访结束，宁医生将那朵金达莱送给了杨朔。宁医生转业后在秦皇岛的一家医院里工作，杨朔在北戴河疗养时，她和爱人专程去看杨朔，“他们三人一起亲密地在海边散步，并且一同朗诵志愿军战士的小诗：我们永远不能忘记，那死去了的战友的姓名。我们永远万分珍惜，在战场上结下的友谊。”过后，杨朔又把金达莱回赠给了宁医生。

·随笔·

知了

□菜根廖兄

上世纪60年代初，我还是个蒙里蒙懂的中学生。当时的《无锡日报》有个“思想火花”栏目，经常刊发一些精短鸡汤文。酷爱文学创作的我，在该栏目发表了以《知了》为题的一篇不足百字的小文章，“整天地高叫着知了、知了，其实它什么都不知道……”于是，我洋洋得意地在老师和同学间炫耀起来。结果，在班务会上被同学们和老师批评得面红耳赤，但心里仍是不服，这可是我在党报上发表的作品啊！后来，随着自己阅历的增长，成熟些了，每每想起这件事，不免赧然，那时候的我，不就像自己笔下讽刺的那只“知了”吗！

其实，知了的一生是很不容易的。成虫的寿命也就夏秋间的六七十天吧。知了的幼虫“知了猴”，生活在黑暗的地下，靠吸食植物根部汁液维持生机，几年甚至十几年后才能钻出土表，爬到树上，抓紧树皮，蜕变羽化成知了，在阳光下引吭高歌。

在等待羽化的漫长岁月中，“知了猴”专心致志地挖一条通往地面的通道，这通道就像一眼垂直的井。挖掘工程漫长而艰

辛，尤其破土之前，每掘进一厘一寸，还得回到树根处吸食汁液，补充能量。期间，它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排尿，它需要大量的尿液把松软的浮土和成泥浆，如抹墙般抹在通道壁上，使之既光滑又结实，不会塌方，还方便破土。

“知了，知了……”这是知了发自肺腑、洋溢自豪的高歌，歌唱着一首关于生命的歌！走笔到此，不由得回想起自己数十年艰苦奋进的人生历程：幼时家境贫困，1963年高中毕业后屯垦戍边15载，1978年荣归故里寄居不足6平方米的亭子间艰难创业，之后又经历了“稚儿7岁妻下岗”的磨难……幸运的是，我与妻初心未丢，梦想依然，互相勉励，携手前行，终于在知天命之年，如愿进入政府文化部门工作，妻也应聘走上社居委主任的工作岗位，生活很快步入“小康”。现在，我与妻均已退休多年，儿子亦长大成人小有成就。回望来时路，与知了还真有几分相像，不由感悟，世上生命无数，无论形态如何，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拥有一份独属的精彩，成为点亮世界的一束光。